



主頁 > 語文區 > 中國語文 > 中文寫作

課堂直擊：黎紫書談寫作

文章日期：2017年5月5日

【明報專訊】馬來西亞綠野成蔭，予人陰鬱潮濕的印象，彷彿奠下馬來西亞文學的基調。以中文寫成的文學作品除了中國與台灣文學，還有香港文學、馬華文學等，構成龐大的「華文文學」版圖。本年度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駐校作家、著名馬華作家黎紫書上月來到旅港開平商會中學，與學生談校園生活、談寫作、談人生，述說寫作之難。

放下寫作「虛榮」

文學獎常勝將軍、作品風格陰鬱潮濕，往往是形容作家黎紫書的字詞。黎紫書本名林寶玲，馬來西亞怡保市出生，自24歲奪下第3屆花蹤馬華小說獎首獎（1995年），名字一再出現在不同文學賽事的得獎名單。她迷戀鏡子，喜以第二人稱寫作，與書寫對象保持距離；她以創作短篇小說成名，小說常觸及馬來西亞的歷史與民族背景，充滿奇詭想像：〈國北邊陲〉中「我」為解開家族詛咒，孤身尋找神草龍舌蕒根部續命；〈七月食遺〉中，家族權威老祖宗為留名青史撰寫自傳與回憶錄，強迫靈獸希斯德里（history 諧音）吞食、反芻一冊冊傳記、圖集、論文集……

除短篇小說集，她出版過長篇小說與多本微型小說集。微型小說指篇幅一千字左右的小說，黎紫書認為最大考驗是放下「虛榮」，即放棄賣弄寫作技巧、文字功力，善用每粒文字。與其拘泥於個人風格，她認為沒有一種風格可以說一百個故事，「我只想把我想寫的故事，和我的看法、立場、觀念盡量準確完整地表達出來」。

文章有情 先對自己誠實

再長一點的你也能背，白居易的〈長恨歌〉，老師唸到「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……」，抬頭來瞥你一眼，聽到你接下來唸「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」

說「聽到」似乎不對。其實你只有嘴唇微微翕動，根本沒有發聲，但老師似乎懂得唇語，微笑著點一點頭。——〈唇語〉



黎紫書（前排左）訪旅港開平商會中學，在聚談會與中三至中六的學生暢談寫作與人生。
（圖：譚舒雅）

寫作之難，在於誠實，在於對自己坦白。黎紫書在微型小說〈唇語〉中，以學生與中文老師的無言交流表現師生之情，無聲勝有聲。她不諱言〈唇語〉源自另一馬華作家的回憶，但她強調：「我寫這篇小說的感情是真實的。」黎紫書求學時亦有過一位恩師，二人內斂含蓄，甚少交流，但正是這位中文老師讓她「自由地、忠於自己地寫作」。中學時黎紫書曠課、欠交功課是常態，唯獨中文作文按時遞交。中文老師不但是她「第一個讀者」，更給予她創作空間，容許她突破規限、天馬行空。曾經內斂含蓄的她，畢業前不敢對老師表達感激之情，得獎後方有自信向老師表達謝意。黎紫書的老師已八十多歲，二人仍時有聯絡。回首過去，審視當下，當初她以眾多筆名掩飾自我，怕表露內心感情，被人嘲笑。但現在她認為：「人真正可貴、難做到的地方，在於對自己誠實。」要文章有情，先要對自己誠實，「為自己而寫，才是最重要的」。



文、圖：譚舒雅

黎紫書：靈感不可靠

文章日期：2017年5月5日

【明報專訊】收集靈感第一步：抬頭觀察

黎紫書的寫作題材從童年經驗跨越國族認同、歷史文明，若靈感是飄浮空中的意念，黎紫書想必是了不起的捕手。然而她把浪漫想像一語道破：「不寫作的人都相信有靈感，寫作的人就知道不可靠靈感。」好的小說往往非源自靈光乍現，而有賴作者經營。所謂經營，是素材收集、整理的能力。



(圖：譚舒雅)

她的小說大多取材自成長過程、旅行經驗與日常觀察。黎紫書形容自己是個「坐不住」的人，她總是在路上：畢業後當上記者，了解不同人的生活，游走不同國境，從別人困境回首觀照自己。因為懂得，所以慈悲，她變得更關懷別人。黎紫書不少小說着力處理人的困境，她不擅長說話，亦不想說沒意義的話，唯有通過書寫沉澱所思所想：「我想對一些人說，我了解你們的處境，了解你們的感受。」

要找到寫作素材，不妨踏出一步，抬頭觀察。黎紫書談到現今年輕人每每埋首智能電話，對四周人事變幻渾然不覺，「如何能具備小說家、寫作人關心周圍環境事物的特質？」

自我提醒創作主軸

男人的手機還在那裡，有一條銀色的長髮橫亙在手機上。她的視線滑向梳妝鏡，看到自己頭髮披散，髮裡處處閃着一絲絲的銀光。啊是白髮，一夜之間又生了許多。——〈蒼老〉

地球圍繞假想軸運轉，小說創作亦須圍繞主軸才不致偏離。黎紫書微型小說〈蒼老〉寫一對重修舊好的夫婦，和好共枕的第一個晚上，男人手機傳來訊息鈴聲，令女人揣測訊息是「狐狸精」傳來，徹夜輾轉難眠。最後，黎紫書描寫女人因而一夜白頭，不曾揭露發訊者身分。與讀者一樣，黎紫書曾陷入「誰是發訊者」的迷思，然而她醒覺自己並非意在書寫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，而是藉此表達婚姻的裂痕無法修補，因此掙脫迷霧。

每篇小說都有它的主軸，作家亦是。作家總希望有個人風格，黎紫書卻希望自己是個沒有風格的作家，寫作時她總以素材為先，依隨內容決定文章風格。如短篇小說〈生活的全盤方式〉化用中國已故詩人顧城的詩句，黎紫書把顧城文字風格融入小說；微型小說集《簡寫》在她北京寄居期間創作，故事以內地為背景，用了不少內地措辭。作品是否具有黎紫書風格或馬華色彩，都不在她的考量底下。她寫，故她在，她只求忠於素材、忠於自己。

文、圖：譚舒雅

同學感想

文章日期：2017年5月5日

【明報專訊】◆中三 趙熒蔚

小說結局深具韻味

黎紫書微型小說的細節往往串連小說結局，令結局深具韻味。如〈失去的童年〉講述父親為兒子購買虛擬實境遊戲《失去的童年》，途中想到為使兒子成為電腦奇才，其童年慘被犧牲，最後父親驚見遊戲概念提供者就是兒子。趙熒蔚驚歎「原來小說描寫主角兒子是天才兒童那刻，已串連到結局」。

◆中三 雷軒昊

書中看人生

雷軒昊留意到黎紫書著作上的宣傳標語幾乎都是「黎紫書帶你看人生」，此亦是他對黎紫書著作的印象：「黎老師每篇微型小說題材也各有不同，有一些蘊意溫暖，如〈唇語〉和〈失去的童年〉，帶出世界美好一面。又如〈陽光淡淡〉（描寫母親因疏忽而使兒子溺死泳池的慘事），從悲哀事情展現世間灰暗一面。」



中三 趙熒蔚（圖：譚舒雅）



中三 雷軒昊（圖：譚舒雅）

◆中六 孔惠瑜

冷靜筆調寫世情

孔惠瑜印象中的黎紫書着重世情，總以冷靜筆調書寫人性醜惡。〈錯體〉講述一個遇上車禍的學生附身在成績差的「壞學生」身上，進入試場考試以達成母親的期望。香港不少家長都要求學生「贏在起跑線」，安排他們參與不同課外活動，這些家長是否也在剝奪孩子的人生呢？

文、圖：譚舒雅

[語文同樂 第 252 期]



中六 孔惠瑜（圖：譚舒雅）